考亭淵源錄

楊道夫

楊道夫字仲思浦城人

備遺

道夫以疑目質之先生其别有九其一曰涵養體認致知力行雖云互相發明然畢竟當於甚處着力曰四者據公看如何先後曰據道夫看學者當以致知爲先曰四者本不可先後又不可無先後須當以涵養爲先若不涵養而專於致知則是徒然思索若專於涵養而不致知却鶻突去了以𥨊觀之四事只是

三事蓋體認便是致知也二曰居常持敬於靜時最好及臨事則厭倦或於臨事時着力則覺紛擾不然則於正存敬時忽忽爲思慮引去是三者將何以勝之曰今人將敬來別做一事所以有厭倦爲思慮引去敬只是自家一箇心常惺惺便是不可將來別做一事又豈可指擎跽曲拳塊然在此而後爲敬又曰今人將持敬致知來做兩事持敬時只塊然獨坐更不去思量却是今日持敬明日去思慮道理也豈可如此但一面自持敬一面去思量道理二者本不相妨三曰人之心或爲人激觸或爲利欲所誘初時克

得下不覺突起更不可禁禦雖痛遏之卒不能勝或
勝之而已形於辭色此等爲害不淺曰只是養未熟
耳四曰知言云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
切謂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不與物爲對是豈與
人欲同體乎曰五峯同體而異用一句説得不是天
理人欲如何同得故張欽夫嶽麓書院記如此他同
行而異情一句却是他合下便見得如此他盖嘗曰
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完具無適無莫不可
以善惡辯不可以是非分所以有天理人欲同體而
異用之語只如粹然天地之心卽是至善又如何不

可分辯天理便是性人欲便不是性自是他合下見得如此當時無人與他理會故恁錯了五日遺書云今志於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捨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地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此一段多所未解曰這箇也自分明只有且恁地去此一句難曉其意只是不可說道持之太甚便放下了亦須且恁持去德孤只是單單有這些道理所以不可靠易爲外物侵奪緣是處少不是處多

若是處多不是處少便不爲外物侵奪到德盛後自然左右逢其原也六曰南軒答吳晦叔書云反復其道正言消長往來乃是道也程子所謂聖人未嘗復故未嘗見其心蓋有往則有復以天地言之陽氣之生所謂復也固不可指此爲天地心然於其復也可見天地心焉蓋所以復者是也在人有失則有復復賢者之事也於其復也亦可見其心焉功謂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心可見則聖人之心亦可見况夫復之爲卦一陽復於積陰之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聖人雖無復然是心之用因時而彰故堯之不

虞舜之好生禹之拯溺湯之救民於水火文王之視民如傷是皆以天地之心爲心者也故聖賢之所推尊學者之所師慕亦以其心顯白而無暗昧之患耳而謂不可見何哉曰不知程子當時說如何欽夫却恁說大抵易之言陰陽有指君子小人而言有指天理人欲而言有指動靜之機而言初不可以一偏而論如天下皆君子而無小人皆天理而無人欲其善無以有加若動不可以無靜靜不可以無動蓋造化不能以獨成或者見其相資而不可以相無遂以爲天下不能皆君子而無小人不能皆天理而無人欲

此得其一偏之論只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賢者之心因復而見者若聖人則無此故其心不可見然亦有因其動而見其心者正如公所謂堯之不虐舜之好生皆是因其動而見其心者只當時欽夫之語亦未分明七日李延平教學者於靜坐時看喜怒哀樂未發之氣象爲如何伊川謂既思卽是已發道夫謂李先生之言主於體認程先生之言專在涵養其大要實相爲表裏然於此不能無疑夫所謂體認者若曰體之於心而識之猶所謂默會也信如斯言則未發自是一心體認又是一心以此一

心認彼一心不亦膠擾而支離乎李先生所言決不至是日李先生所言自是他當時所見如此問二先生之説何從曰也且只得依程先生之説八問邵康節男子吟曰康節詩乃是説先天圖中數之所從起處天根月窟指復姤二卦而言九問濂溪遺事載邵伯温記康節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而伊川稱歎東見録云人多言天地外不知天地如何説内外外面畢竟是箇甚若言着外則須似有箇規模此説如何曰六合之外莊周亦云聖人存而不論以其難説故也舊嘗見漁樵問答問天何依曰依乎地

地何附曰附乎天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意者當時所言不過如此細思無有出是說者因問向得此書而或者以爲非康節所著先生曰其間儘有好處非康節不能著也

問向見先生教童蜚卿於心上着工夫數日來專一靜坐澄治此心曰若如此塊然都無所事却如浮屠氏矣所謂存心者或讀書以求義理或分别是非以求至當之歸只那所求之心便是已存之心何俟塊然以處而後爲存耶

何昇

問尋常操存處覺才著力則愈紛擾這莫是大把做事了曰自然是恁地能不操而常存者是到甚麽地位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操則便在這裏若著力去求便蹉過了今若說操存已是剩一箇存字亦不必深著力這物事本自在但自家略加提省則便得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

問處鄉黨宗族見他有礙理不安處且欲與之和同則又不便欲正已以遠之又失之孤介而不合中道如何曰這般處也是難也只得無忿疾之心爾

楊楫

楊楫字與立道夫從兄紹興癸丑舉進士又有名驤者字子昻道夫族兄俱同時受學於朱子

備遺

道夫嘗與子昻論心無出入子昻謂心大無外固無出入道夫因思心之所以存亡者以放下與操之之故眞有出入也先生曰言有出入也是一箇意思言無出入也是一箇意思

先生誨與立等曰爲學之道無他只是要理會得目前許多道理世間事無小大皆有道理見得是自家合當做底便做將去不當做底斷不可做只是如此

與立問常苦志氣怯弱恐懼太過心下常若有事然此病如何先生曰若見得理徹自然心下無事

驤問行義以達其道莫是所行合宜否曰志是守其所達之道道是行其所求之志隱居以求之使其道充足行義是得時得位而行其所當爲臣之事君行其所當爲而已

程端蒙

程端蒙字正思番陽人自少天資端慤知自好稍長即能博求師友以自開益遂以詞藝名薦書既見朱子於婺源即慨然發憤以求道修身爲己任居家事

親能開義理於幾微之際多所感悟而不失其歡心
喪母塟祭推本古經以正流俗之繆鄉人多以爲法
在太學儕輩類趨時好不復知有聖賢之學端蒙擇
其可告語者因事推誠誨誘不倦從而化者頗衆爲
人剛介不苟合聞人講學議政有所未安輙造門辯
質或移書譬曉必極其是非可否之分而後已會大
臣樂豪縱而賤名檢見修士即以邪氣目之且言於
上曰是屬能亡人之國於是學官承望風旨因課試
發策直以王程蘇氏之學爲問盖將以其向背爲取
舍對者靡然無敢正言其失端蒙獨奮筆抗論無所

依違而所以分別邪正之間輕重淺深又皆中理竟以是無所合而歸紹熙二年十一月一日卒年四十有九聞者莫不哀之

備遺

晦翁答正思書曰示喻日用操存之意甚善甚善用功如此所造豈易量然亦須精窮理功夫令胸次灑落始有進步處大學所謂知至而後意誠者正謂此也

又答書曰承喻致知力行之意甚善然欲以靜敬二字該之則恐未然蓋聖賢之學徹頭徹尾只是一敬

字致知者以敬而致之也力行者以敬而行之也靜之爲言則亦理明心定自無紛擾之效耳今以靜爲致知之由敬爲力行之準則其功夫次序皆不得其當矣中庸所謂博學審問謹思明辯者皆致知之事而必以篤行終之此可見也苟不從事於學問思辯之間但欲以靜爲主而待理之自明則亦沒世窮年而無所獲矣

又書曰塋地之訟想已得直凡百更宜審處與其得直於有司不若兩平於鄉曲之爲愈也觀書以已體驗固爲親切然亦須遍觀衆理而合其歸趣乃佳若

只攄已見却恐於事理有所不周欲徑急而反疎緩也

又書曰致知力行論其先後固當以致知爲先然論其輕重則當以力行爲重昨告擇之正爲徒能知之言之而不能行者設耳於理固無大害也

又書曰異論紛紜不必深辯且於自家存養講學處朝夕點檢是切身之急務朋友相信得及者密加評訂自不可廢切不可於稠人廣坐論說是非著書立言肆意排擊徒爲競辯之端無益於事向來蓋嘗如此今乃悔之故不願賢者之爲之耳

又書曰世學不明異端蠭起大率皆便於私意人欲之實而可以不失道義問學之名以故學者翕然趍之然尨有之是真難滅是假易除但當力行吾道使益光明則彼之邪說如見晛耳故不必深與之辯

又書所論放心之說甚善且更如此存養體驗久久純熟又須見得存養省察不是兩事也

實從周

實從周字文卿丹陽人志尚冲雅不伍流俗既厭科舉業日讀周易程氏傳語孟精義程氏遺書近思錄如是者十年淳熙丙午年已五十偕弟澄往見朱子

於建陽及歸築室專以爲己爲學者倡士友慕之

備遺

從周初見先生先生問如何用心從周云收放心慕顏子克己氣象游判院教從周常收放心常察忘與助長先生曰固是前輩煞會講說差之毫釐繆以千里今之學者理會經書便流爲傳注理會史學便流爲功利不然即入佛老最怕差錯

又問公留意此道幾年何故向此從周說先妣不幸從周哀痛無所措身因閱西銘見說乾父坤毋終篇皆見說得是自此遂棄科舉從周十年願見先生緣

家事爲累今家事盡付妻子從周於世務絕無累又無功名之念正是侍教誨之時先生云公已得操心之要

先生語從周以語孟精義皆諸先生講論其間多異同非一定文字又在人如何看公畢竟如何用心從周說仰慕顏子見其氣象極好如三月不違仁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如克己之目從周卽察私心欲去盡然而極難頃刻不存則忘才著意又助長覺得甚難先生云且只得恁地

先生問會理會敬字否曰程先生說主一之謂敬無

適之謂一曰畢竟如何見得這敬字曰端莊嚴肅則敬便存曰湏是將敬來做本領涵養得貫通時才敬以直內便義以方外義便有敬敬便有義如居仁便由義由義便居仁從周說敬莫只是涵養義便分別是非曰不湏恁地說不敬時便是不義

先生曰文卿看道理失之太寬當如射者專心致志只看紅心若看紅心又覷四邊必不能中列子說一射者懸蝨於戶視之三年大如車輪想當時用心專一不知有他雖實無這事要當如此所見方精

先生語從周前日有些見處只管守着歡喜正如過

渡既已上岸則當向前不成只管讚歎渡船之功

先生答文卿書曰辱書知進學不倦之意甚善甚善但自以不能致疑便謂賢於辯論而不能行者似有臨深爲高不求進益之病亦未免爲自畫也彼以空言生辯我以實見致疑自不相妨固不當以似彼爲嫌而倦於探討亦不當一槩視彼皆爲空言而逆料其全無實見也

又書曰爲學之要只在着實操存密切體認自己身心上理會切忌輕自表襮引惹外人辯論枉費酬應分却向裏工夫

萬人傑

萬人傑字正淳興國軍人

備遺

問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曰曾點漆雕開是合下見得大了然但見大意未精密也因語人傑曰正淳之病大槩說得渾淪都不曾嚼破殼子所以多有纏縛不索性絲來線去更不直截無那精密潔白底意思若是實識得便自一言兩語斷得分明如今工夫須是一刀兩段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如此做頭底方可無疑慮如項羽救趙既渡沉船破釜持三

日糧示士卒必死無還心故能破寨若更瞻前顧後
便不可也因舉禪語云寸鐵可殺人無殺人手段則
載一車鎗刀逐件弄過畢竟無益
屢與人條說慎思之一句言思之不慎便有枉用工
夫處
問索理未到精微處如何曰平日思慮夾雜不能虛
明用此昏底心欲以觀天下之理而斷天下之疑豈
究其精微乎
先生答正淳書曰心生道之說恐未安大抵此段是
張思叔所記多以己意文先生之辭恐不能無少失

真也繼之者善繼之爲義接續之意言旣有此道理其接續此道理以生萬物者莫非善而物之成形各具此理而爲性也試以此意推之當得其旨也

又書曰所論大槩只是如此但日用間須有箇欛柄方有執捉不至走失若只如此空蕩蕩地恐無撈摸也中只是應事接物無過不及中間恰好處閑理之精涵養之久則自然見得矣

余宋傑

余宋傑字國秀南康建昌人

備遺

國秀問治心修身之要以為雖知事理之當爲而念慮之間多與日間所講論者相違先生曰且旋恁地做去只是如今且說箇熟字這熟字如何便得到這地位到得熟地位自有忽然不可知處不是被你硬要得直是不知不覺得如此

又問宋傑尋常覺得資稟昏愚但持敬則此心虛靜覺得好若敬心稍不存則裏面固是昏雜而發於外亦鶻突所以專於敬而無失上用功曰這裏未消說敬與不敬在蓋敬是第一節事而今便把來夾雜說則鶻突了愈難理會且只要識得那一是一二是二

便是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不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如未識得這物事時則所謂虛靜亦是箇黑底虛靜不是白底虛靜而今須是要打破那黑底虛靜換做箇白淨底虛靜則八窓玲瓏無不融通不然則守定那裏底虛靜終身黑淬淬地莫之通曉也

先生答國秀書曰所謂貼裏者但謂不可向外理會不干己事及求知於人之類耳若學問之功則無內外身心之間無麤細隱顯之分初時且要大綱持守勿令放逸而常切提撕漸加嚴密更讀聖賢之書逐句逐字一一理會從頭至尾不要揀擇如此久之自

當見得分明守得純熟矣今看此冊大抵不曾看實
持守而遷責純熟之功不曾循序講究而務極精微
之蘊正使說得相似只與做舉業一般於己分上全
無干涉此正不貼裏之病也
宋傑竊惟古人多處貧困而泰然不以累其心不知
何道令值窮困若一切不問則理勢不容已若欲辦
集則未免有屈志覩顏之事答曰窮須是忍忍到熟
處自無戚戚之念矣韓退之盛山詩序說玩而忘之
以文辭也文辭淺事苟能玩而樂之尚可以忘仕進
之窮通況吾日誦聖賢之言探索高遠如此而臨事

全不得力此亦足以見其玩之未深矣

周介

周介字公謹初姓葉一字叔謹

備遺

公謹問學者理會文字又却昏了若不去看恐又無路可入曰便是難且去看聖賢氣象識他一箇規模若欲盡窮天下之理亦甚難且隨自家規模大小做去若是迫切求益亦害事豈不是私意

公謹問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何故曾子曰忠恕而已矣先生曰且去一貫上看忠恕公是以忠恕解一

貫更去仔細玩味治國平天下有許多條目夫子何故只說吾道一以貫之公謹次日復問聖人之道見於日用之間精麤小大千條萬目未始能同然其通貫則一如一氣之周乎天地之間萬物散殊雖或不同而未始離乎氣之一曰別又看得甚意思出曰夫子之告曾子直是見他曉得所以告他曰是也所以告曾子時無他只緣他曉得千條萬目他人連箇千條萬目尚自曉不得如何識得一貫如穿錢一條索穿得方可謂之一貫問門人是夫子之門人否曰是也夫子說一貫時未有忠恕及曾子說忠恕時未有

體用是後人推出來忠恕是大本所以為一貫公謹
復問莫是曾子守約故能如此曰不然却是曾子件
件曾做來所以知若不曾躬行踐履如何識得公謹
復問是他用心於內所以如此曰只是朴實頭去做
了夫子告人不是見他不會識所以告他曾子只是
曾經歷得多所以告他子貢是識得多所以告他
先生答呂子約書曰公謹前日一二書來問所疑覺
得却似稍通曉勝往時此等人不能談王說覇終是
慤實謹厚這邊人鄙意近來覺得只愛此等人

余正父

備遺

先生答正父書曰天下之理萬殊然其歸則一而已矣不容有二三也知所謂一則言行之間雖有不同不害其為一不知其一而強同之猶不免於二三况遂以二三者為理之固然而不必同則其為千里之謬將不俟舉足而已迷錯於庭戶間矣故明道先生有言解經有不同處不妨但緊要處不可不同耳此言有味也

示喻編禮并示其目三復嘆仰不能已前此思慮安排百端終覺未穩今如所定更無可疑雖有少倒置

處如弟子職曲禮少儀之類然亦其勢如此無可柰何也喪祭二
禮別作兩門居邦國王朝之後亦甚穩當前此疑於
家邦更無安頓處也其間只有小小疑處

余隅

余隅字占之古田人從朱子游與呂祖謙黃榦往復
講學有克齋文集

備遺

先生答占之書曰試期不遠且作舉子文因所當然
然義理意味亦不可遽斷絕耳思無邪之說伊川意
已如此氣味自長不必牽合諸說却味短也仁者能

[illegible]人上蔡亦謂無私好惡耳但語中少却一私字便覺有病不以辭害意可也平易固疑於卑近然却正是初學事須從此去漸次自到高遠處乃是升高自下陟遐自邇之義未聞先高遠而後平易也仁者愛之理而直以愛爲仁則不可此處且更潛心久之有見方信得及今且當就此兩句裏面思量不必向外頭走作也

余範

余範字彝孫莆田人

備遺

曾孫問曰有憂有懼者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若志立則氣定矣故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先生答曰有憂有懼者內有所慊也自省於內而無所病則心廣體胖而何憂何懼之有夫子之語固已明白完備今以志立氣定爲言則是未嘗熟復本文而別生枝節也

林學蒙錄學履

林學蒙一名羽字正卿三山永福人從文公游後卒業於黃榦之門築龍門庵講學榦爲之記陳宓始作延南書院於延平聘爲堂長所著有梅塢集行於世

學履字安卿

備遺

正卿問夫子答顏淵克己復禮爲仁之問說得細密若其他弟子問多是大綱說如語仲弓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類曰以熹觀之夫子答羣弟子却是細密答顏子者却是大綱

問思慮紛擾曰公不思慮時不識箇心是何物須是思慮時知道這心如此紛擾漸漸見得却有下工夫處

問存心多被物奪了曰不須如此說且自體認自家

心是甚物自家既不曾識得箇心而今都說未得纔識得不須操而自存如水火相濟自不相離聖賢說得極分明夫子說了孟子恐後世不識又說向裏後之學者依舊不把做事更說甚閑話孟子四端處儘有可玩索

先生謂正卿曰理會這箇且理會這箇莫引證見相將都理會不得理會剛而塞且理會這一箇剛字莫要理會沉潛剛克各自不同

答正卿書曰大率朋友看文字多有淺迫之病淺則於其文義多所不盡迫故於其文理亦或不暇周悉

槩義理精微縱橫錯綜各有意脉今人多是見得一邊便欲就此執定盡廢他說此乃古人所謂執德不弘者非但讀書爲然也要須識破此病隨事省察庶幾可以深造而自得也

安卿問克復工夫全在克字上蓋是就動處克將去必因有動而後天理人欲之幾始分方知所决擇而用力也曰如此則未動以前不消得用力只消動處用力便得如此得否且更仔細次早問看得如何安卿舉註中程子所言克己復禮乾道主敬行恕坤道爲對曰這箇也只是微有些如此分者論敬則自是

徹頭徹尾要底如公昨夜之說只是發動方用克則未發時不成只是這裏打瞌睡懞憧等有私來時旋捉來克如此得否

楊至

楊至字至之泉州晉江人蔡元定妻以女所編有文公語録二卷

備遺

先生與至之書云日用之間常切操存讀書窮理亦勿廢惰久久當自覺有得力處

又書云要須反巳深自體察有箇火急痛切處方是

入得門戶若只如此悠悠定是閒過日月向後無得力處莫相怪也

又書云所諭詩序既不曾習詩何緣便理會得只今且看四子待後所題依其次序用心講究入得門戶立得根本然後熟讀一經仔細理會有疑即思不通方問庶有進處若只如此泛泛揭過便容易生說雖說得是亦不濟事況全未有交涉乎所說易傳恐亦方是見得皮膚如何便說得易之大全無餘藴矣向嘗問說至之有膚淺之病不知會究其所以然而加濬治之功否

楊子順楊至之趙唐卿辭歸請教先生曰學不是讀書然不讀書又不知所以爲學之道聖賢教人只是要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所謂學者學此而已若不讀書便不知如何而能修身如何而能齊家治國聖賢之書說修身處便如此說齊家治國處便如此節節在那上自家都要去理會一一排定在這裏來便應將去

至之問其多被思慮紛擾思這事又思做那一事去雖知得了自是難止曰既知不是便當絶斷更何必問

至之少精深蜚卿少寛心二病正相反

至之作二圖一曰天道至教圖從太極兩儀五行四時四方以至四德五常四端相次排列一曰人道至教圖標出禮記至教至德一條及風雨露霜無非教一條與仁氣義氣一條列於其首而爲說於其後大意說君子法天從政如風動以教民善如雷擊以懲奸慝便及始爲士而終爲聖盡乎人而合乎天

考亭淵源録卷之十三

考亭淵源錄卷之十四

陳易

陳易字後之泉州永春人自幼力學[illegible]丙辰進士崇尚伊洛居喪不用浮屠悉酌古[illegible]之仕為懷安縣丞所著有論孟解義

備遺

文公與柯國材書曰陳許二友好為高奇喜立新說往往過於義理之中正故常因書箴之蓋因其病而藥之非以為凡講學者皆當畫於淺近而遂止也

主力行

王力行字近思泉州同安人勤學善問深得師旨嘗著朱氏傳授支派圖

備遺

先生誨力行云若有人云孔孟天資不可及便知此人自暴自棄萬劫千生無緣見道所謂九萬里則風斯下

講學切忌研究一事未得又且放過別求一事如此則有甚了期須是逐件打結久久通貫力行退讀先生格物之說見李先生所以教先生有此意

示喻學之難易及別紙所疑足見好問之意本欲一

一答去然熟觀之似未嘗致思而汎然發問者若此
又率然奉答竊恐秖爲口耳之資而無益問學之實
今且請吾友只將所問數條自加研究自設疑難以
吾心之安否驗衆理之是非縱未全通亦須可見大
畧然後復以見諭計其間當有不待問而决者矣
問平時無事是非之辨似不能惑事至而應則陷於
非者十七八雖隨卽追悔後來之失又只如故今欲
臨事時所謂可喜可怪可沮者不能勝其平時之心
其道何由曰此是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之
病且宜讀書窮理常不間斷則物欲之心似不能勝

而本心之義理安且固矣

問吾道一以貫之曰曾子是力行得熟後見得今人只是説得自是意味不同正便説得十分亦不濟事

許升

許升字順之同安人

備遺

先生答順之書曰所寄諸説求之皆似過當只於平易慤實之處認取至當之理凡前日所從事一副當高奇新妙之説並且倚閣久之見實理自然都使不着矣

又書曰書中所論皆的當之論所恨無餘味耳便向平易着實處仔細玩索須於無味中得味乃知有餘味之味此理要人識得識得即雖百千萬億不爲多無聲無臭不爲少若如所疑即三綱五常都無安頓處九經三史皆爲剩語矣此正是順之從來一箇寔曰何故至今出脫不得豈自以爲是之過耶聞有敬字不活之論莫是順之敬得來不活否却不干敬字事惟敬故活不敬便不活矣

又書曰所謂棲心淡泊與世少求玩聖賢之言可以資吾神養吾真者一一勘過只此二十餘字無一字

不有病痛夫人心是活物當動而動當靜而靜動靜不失其時則其道光明矣是乃本心全體大用如何須要棲之淡泊然後爲得且此心是箇什麽又如何其可棲也耶聖賢之言無精麤巨細無非本心天理之妙若真看得破便成已成物更無二致內外本末一以貫之豈獨爲資吾神養吾真者而設哉若將聖賢之言作如此看直是全無交涉聖門之學所以與異端不同者灼然在此若看不破便直與作誇釋氏亦何足怪吾友若信得及且做年歲工夫屏除舊習案上只看六經語孟及程氏文字着開擴心胸方知

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是真實語不但做兩句好言語說爲養神養真胡塗自已之說而已也聞已喫肉甚善推此類而擴充則異說不能惑矣

又書曰順之旣有室家不免畧營生理會中所說不知當如何措畫此固不得不爾也纔有衣食之資便免俯仰於人敗人意思此亦養氣之一助也但不可汲汲皇皇役心規利耳想順之於此必有處决不至如此也

文公答石子重書曰順之比來不及一見所養想更純熟留書見微甚至但終有桑門伊蒲塞氣味不知

向來相聚亦嘗儆之否此道寂寥近來又爲邪說汩亂使人駭懼聞洪适盡取張子韶經解刊行此禍不在洪水猛獸之下令人寒心惟益思自勉更求朋友之助稍爲後人指出邪徑俾不至全然陷溺亦一事耳順之聞之必反以爲謗子韶也

順之說人謂禮記是漢儒說恐不然漢儒最純者莫如董仲舒董仲舒之文最純者莫如三策何嘗有禮記說話來如樂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仲舒如何說得到這裏想必是古來流傳得此箇文字如此先生云

以此知禮樂亦出於孔門之徒順之此言極是

許景陽

許景陽字子春泉州同安人

備遺

先生答子春書曰來書所論未發之中恐不如此似看得太過了只是此理對惡而言則謂之善對濁而言則謂之淸對四旁而言則謂之中初非有二物但唯聖人爲能全之以致其用衆人則雖有而不能自知是以汨於物欲而亂之耳曾子一貫之說似亦未然嘗謂夫子此機如決積水於千仞之壑故當時曾

子一聞便透更無凝滯若如所喻則夫子方是教他
曾子漸次消磨曾子元未及下功夫如何便應得箇
唯字此等處且宜虛心玩味不可輕易立說
近見槐陰問答覺得所論皆大寬緩此非言語之病
乃是用功處不緊切耳

楊履正

楊履正字子順泉州晉江人

備遺

先生答子順書曰古人之學雖不傳於天下而道未
嘗不在於人心但世之業儒者既大爲利祿所決潰

於其前而文詞組麗之習見聞掇拾之工又日夜有以滲泄之於其後使其心不復自知道之在是是以雖欲慕其名而勉為之然其所安終在彼而不在此也及其求之而茫然如捕風繫影之不可得則曰此亦口耳之習耳吾將求其躬行力踐之實而為之殊不知學雖以躬行力踐為極然未有不由講學窮理而後至今惡人言仁言恕言西銘言太極者之紛紛而吾乃不能一出其思慮以致察焉是惡人説河而甘自渴死也豈不誤哉

所論為學大意自已得之但賢者本自會説説得相

似却不爲難只恐體之未實即此所說皆是空言不濟事耳

夫子乘桴之歎獨許子路之能從而子路聞之果以爲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如何世間許多紛紛擾擾如百千蚊蚋鼓發狂鬧何嘗入得他胸次耶若此等處放不下更說甚克己復禮直是無交涉也至之麤踈不如子順細密然此等處却似打得過正好相切磋也

徐寓 弟容

徐寓字居父容字仁父永嘉人

備遺

庚戌五月寓初見先生於臨漳問讀易詩先生告以先讀大學語孟中庸待精透然後讀他經卻易爲力

問初學精神易散靜坐如何曰此亦好但不專在靜處做工夫動作亦當體驗聖賢教人豈專在打坐上要是隨處著力如讀書如待人處事若動若靜若語若默皆當存此無事時只合靜心息念孟子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不然精神不收拾則讀書無滋味應事多齟齬豈能求益乎

問有事時應事無事時此心如何曰無事時只得無

事有事時也如無事時模樣只要此心常在所謂動亦定靜亦定也

問思慮難一如何曰徒然思慮濟得甚事熹謂若見得道理分曉自無閒雜思慮人所以思慮紛擾只緣未見道理耳天下何思何慮是無閒思慮也

問程子常教人靜坐如何曰亦是他見人要多慮且教人收拾此心耳初學亦當如此

先生謂仁父曰爲學須是裂破藩籬痛底做去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使之歷歷落落分明開去莫要含糊

黃顯子

黃顯子字敬之永嘉人

備遺

敬之問理既明於心須又見這樣子方始安穩曰學問思辨亦皆是學但學是習此事思是思量此理者只說見這樣子又不得須是依樣去做然只依本畫葫蘆又不可須是百方自去尋討始得

語敬之曰這道理也只是如此看須是自家自奮迅做去始得看公大病痛只在箇懦弱須是便勇猛果決合做便做不要安排不要等待不要靠別人不要

兼書籍言語只是自家自檢點公曾看易易槧說陽
剛陰柔陰柔是極不好

包君定

包君定字定之永嘉人

備遺

先生答定之書曰講習家庭得以從事於孝恭友弟
之實非行思坐誦空言之比也然探索涵泳又不可
廢不審所讀何書更能温習論語并觀孟子尚書之
屬反復諷誦於明白易曉處直截理會爲佳切忌穿
鑿屈曲纏繞也此間今年朋友往來不定講學殊無

頭緒甚思定之用意精密不易得也

中庸實未易讀更宜虛心玩味久當自得大抵其說雖無所不包然其用力之端只在明善謹獨所謂明善又不過思慮應接之間辨其孰爲公私邪正而已此窮理之實也若於此草草放過則亦無所用其存養之力矣若更如此用力必自見得其他文義意指有合商量處便中却可垂諭

童伯羽

童伯羽字蜚卿甌寧人沉默寡言好讀書詣雲谷師事朱文公公常造其廬爲扁其樓曰醉經堂曰敬義

雅愛林泉不樂仕進鄉稱敬義先生四書諸經皆有訓解

備遺

先生問伯羽如何用工對曰且學靜坐痛抑思慮先生曰痛抑也不得只放退可也若全閉眼而坐却有思慮又言不可全無思慮無邪思爾

先生謂伯羽曰公大抵容貌言語都急迫須打疊了令心下快活如一把棼絲見其棼而未定才急下手去挐愈亂了

蜚卿問致知後須持養方力行曰如是則今日致知

明日持養後日力行只持養便是行正心誠意豈不是行但行有遠近治國平天下則行之遠耳

蜚卿問不知主一如何曰凡人須自知如巳喫飯豈可問他人饑飽又問或於無事時更有思量否曰無事時只是無事更思箇甚然人無事時少有事時多才思便是有事蜚卿曰靜時多爲思慮紛擾曰此只爲不主一人心皆有此病不如且將讀書程課繫縛此心逐旋行去到節目處自見功效淺深大凡理只在人身中不在外面只爲人役役於不可必之利名故本原固有者日加昏蔽豈不可惜

蜚卿以書謁先生有棄科擧之說先生曰今之士大夫應擧干祿以為仰事俯育之計亦不能免公生事如何曰麤可伏臘曰更須自酌量

余大雅 弟大猷

余大雅字正叔大猷字方叔南劍州順昌人兄弟同時從文公游公每告以簡約切實工夫而要其歸於求放心一言大雅兩領鄉薦省試不遇編文公語錄一卷大猷所著有書會通

備遺

大雅謁先生於鉛山觀音寺先生問所學大雅因質

所見先生曰所謂事事物物各得其所乃所謂時中之義但所說大意却錯雜據如此說乃是欲求道於無形無象之中近世學者大抵皆然聖人語言甚實且卽吾身日用常行之間將聖賢言語虛心以觀之乆之道理自見不必求之太高也今如所論却只於渺渺茫茫處想見一物懸空在更無捉摸處將來如何頓放更沒收殺如此則與身中日用自然判爲二物何緣得有諸己只看論語一書何嘗有懸空說底話只爲漢儒一向尋求訓詁更不看聖人意思所以兩程先生不得不發明道理開示學者使激昂向上

求聖人用心處故放得稍高不期今日學者乃捨近求遠處下窺高一向懸空說了扛得兩脚都不着地其爲害反甚於向者之未知尋求道理依舊只在大路上行今之學者却求捷徑遂至鑽山入水吾友要知須是與他古本相似者方是本分道理若不與古本相似盡是亂道

先生語大雅曰吾輩此箇事世俗理會不得凡欲爲事豈可信世俗之言爲去就彼流俗何知所以王介甫一切屏之他做事雖是過然吾輩自守所學亦豈可爲流俗所梗如浙東學者多陸子靜門人類能卓

然自立相見之次便毅然有不可犯之色自家一輩朋友又覺不振一似忘相似彼則又似助長

又曰大抵事只有一箇是非是非既定却揀一箇是處行將去必欲回護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然事之是非久却自定時下須是在我者無慊仰不愧俯不怍別人道好道惡難管他

正叔有支蔓之病先生每救其偏正叔因習靜坐後復有請謂因此遂有厭書冊之意先生曰豈可一向如此只是令稍稍虛閒依舊自要讀書

正叔別先生後得一詩云三見先生道愈尊言提切

切始能安如今决破本根說不作從前料想看有物有常須自盡中倫中慮覺猶難願言克己工夫熟要得周旋事仰鑚先生云甚好

先生答方叔書曰天之生物有有血氣知覺者人獸是也有無血氣知覺而但有生氣者草木是也有生氣已絶而但有形質臭味者枯槁是也是雖其分之殊而其理則未嘗不同但以其分之殊則其理之在是者不能不異故人爲最靈而備有五常之性禽獸則昏而不能備草木枯槁則又并與其知覺者而亡焉但其所以爲是物之理則未嘗不具耳若如所謂

才無生氣便無此理則是天下乃有無性之物而理之在天下乃有空闕不滿之處也而可乎他說皆得之但謂敬只是防去此等以後於理語意未切須知敬即此心之自做主宰處更宜用力即自見得也

馮椅

馮椅字奇之一字儀之南康軍都昌人紹熙四年進士爲饒州德興縣尉調江西轉運司幹官後家居授徒著易書詩語孟太極圖西銘緝說孝經章句喪禮小學孔子弟子傳讀史記及詩文志錄合二百餘卷子去非淳祐元年進士仕爲宗學諭正色立朝以言

罷歸宋史有傳

備遺

宋中興藝文志載椅爲輯傳外傳葢以程沙隨朱文公雖本古易爲註猶未及盡正孔傳名義乃攺彖曰象曰爲贊曰以繫卦之辭即爲彖繫爻之辭即爲象王弼本彖曰象曰乃孔子釋彖象與商飛卿說同又攺繫辭上下爲說卦上下以隋經籍志有說卦三卷云

椅祖朱氏刋經文所引詩書之妄而傳則盡刪其所託曾孔答問與其增益之辭爲古孝經輯註并引蔡

氏註

李如圭

李如圭字寶之吉州廬陵人紹熙癸丑進士嘗爲福建安撫司幹官

備遺

文公答書曰祭禮畧看巳甚可觀但特牲第一條準前篇例合入祭義耳其他更俟詳考續奉報唯祭法及宗廟兩篇附諸篇後不見祭祀綱領恐須依向寫去者移在諸篇之前爲祭禮之首但舊作兩篇太細碎今可只通作祭法一篇次特牲次少牢次有司次

諸侯釁廟次諸侯遷廟次祼獻次祭義內事次中霤次郊社次祭義外事此祭禮篇目也其他外傳大傳向已附去者可并爲之只此目中祭義及中霤郊社二篇亦未編定幸并留念也禘郊祖宗之說公穀國語家語趙氏春秋纂例中說橫渠禮說皆當考也

祭法祭義及遷廟附記三篇今附還可照前說重定爲佳中霤郊社二篇可并編定其祭義內外事兩篇并處諸篇之後亦皆祭法內郊之祭也一章當入外事篇他皆倣此

伯豐已寄得祭禮來渠以職事無暇及此只是李寳

之編集又不能盡依此中寫去條例

宋中興藝文志曰儀禮既廢學者不復誦習或不知有是書乾道間有張淳始訂其訛爲儀禮識誤淳熙中李如圭爲集釋出入經傳又有綱目以別章句之指爲釋宮以論宮室之制朱熹嘗與之校定禮書蓋習於禮者

鄭南升

鄭南升字文振潮州潮陽縣人

備遺

先生云文振近看得文字較細須用常提掇起得惺

惺不要昏晦若昏晦則不敬莫大焉纔昏晦時少間一事來一齊被私意牽將去做主不得須用認取那箇是身那箇是心卓然在目前便做得身主少間事物來逐一區處得當

徐昭然

徐昭然字子融鉛山人

備遺

先生答子融書曰所論浩氣甚善甚善大率子融志氣剛決故所見亦如此痛快直截無支離纏繞之弊更願益加詳審專就平實親切處推究體認又當有

以自信不爲高談虛見所移奪也
子融志趣操守非他人所及但苦從初心不向裏故雖稠人廣坐閉眉合眼而實有矜能異衆之心非不讀書講義而未嘗潛心默究剖析精微但據一時所見麤淺意思便立議論說來說去都無意味枉費筆舌如所謂無鬼神無釋氏者皆無義理夫鬼神二字著於六經而釋氏之說見行於世學者當講究識其真妄若不識得縱使絕口不談豈能使之無邪子融議論麤率不精大率類此蓋日前窮理未精便自主張得重又爲不勝已者妄相尊獎致得自處太高將

義理都低看淺看了今若覺悟須且虛心退後審細
辨認令自己胸中了然不惑庶幾有進步處耳
有性無性之說殊不可曉當時方叔於此本自不曾
理會率然躐等採難底問熹若照管得到則於此自
合不答且只教他仔細熟讀聖賢明白平易切實之
言就己分上依次第做功夫方有益於彼而我亦不
為失言卻不合隨其所問率然答之致渠一向如此
狂妄此熹之罪也駟不及舌雖悔莫追然既有此話
頭又不容不結末今試更為諸君言之若猶未以為
然則亦可以忘言矣伊川先生言性即理也此一句

自古無人敢如此道。心則知覺之在人。而具此理者也。橫渠先生又言、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其名義亦甚密。皆不易之至論也

徐子顏

備遺

先生曰子顏有守但未知所見如何

先生答陳才卿曰子顏一室蕭然有以自樂令人敬嘆

楊方

楊方字子直長汀人清修篤孝行已拔俗夙慕朱子隆興初舉進士調信州弋陽尉還特取道崇安請教數月而歸趙汝愚帥蜀辟主管機宜文字汝愚尋薦於朝召對擢宗正寺簿請外通判吉州知建昌軍召爲樞密院編修官首乞朝重華宮辭甚懇切寧宗立除秘書郎出知吉州僞學禁與坐汝愚黨罷居頓州閉門讀書學禁稍弛起家知撫州至官五閱月乞祠以歸嘉定初召爲侍右郎官進考功郎官操履剛正終與時忤尋復去國越二年除廣西漕使性廉介不可干以私循歷所部發摘姦貪官吏重足而立深

入瘴鄉不憚荒僻至象州以疾卒老稚聞之無不隕涕所著有寒泉語錄人稱為滄軒先生

備遺

先生訓子直欲速之患終是有如一念慮間便出來如看書欲都了之意是也

子直舊嘗去晁以道家作館晁教他校正闢孟子說被以道之說入心後因此與孟子做頭抵如李覯也要罵孟子不知道般人是如何識見

先生答子直書曰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

數語而實加功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

學者墮在語言。心實無得。固爲大病。然於語言中罕見有究竟。得徹頭徹尾者。蓋資質已是不及古人。而工夫又草草。所以終身於此。若存若亡。未有卓然可持之實。近因病後。不敢極力讀書、閒中却覺有進步處。大抵孟子所論求其放心。是要訣爾。

世間喻於義則爲君子。喻於利卽是小人。而近年一種議論。乃欲周旋於二者之間。回互委曲。費盡心機。卒旣不得爲君子。而其爲小人亦不索性。亦可謂誤

用其心矣

晦翁答劉子澄書曰子直到彼相聚幾日曾説廟學配祀升黜之議否他不合與晁以道相聚來遂一向與孟子不足亦可怪也

李大性嘗抗疏言陳傅良以言事去國彭龜年黃度楊方相繼皆去朝廷清明乃使言者無故而去

陳孔碩

陳孔碩字膚仲福州侯官人從懷安少小師以聖賢自期待嘗從張敬夫呂祖謙游後復偕其兄孔夙拜文公於武夷淳熙二年舉進士除處州教授知邵武

縣以聰明慈愛稱改贑州瑞金縣新文廟創壇壝置
社倉民德之累遷知贑州抑强扶弱贑水濱居民堰
舟作堆阻平為險常壞舟楫盡除之嘉定中提舉淮
南東路常平茶鹽叛寇胡海挾金虜來襲遣子韓募
死士迎擊破之五年移廣南西路運判官至中大夫
秘閣脩撰所著有庸學講義北山文集行於世人稱
為北山先生

備遺

先生答膚仲書曰鄙意近覺婺州朋友專事聞見而
於自己身心全無功夫所以每勸學者要得身心稍

稍端靜方於義理知所决擇非欲其兀然無作以為
於一旦豁然大悟也吾道之衰正坐學者各守己偏
不能兼取衆善所以終有不明不行之弊非是細事
也
來書云今且反復諸書以收心至涵養工夫日有所
奪未見其效此又殊不可曉夫讀書固收心之一助
然今只讀書時收得心而不讀書時便爲事所奪則
是心之存也常少而其放也常多矣且胡爲而不移
此讀書工夫向不讀書處用力使動靜兩得而此心
無時不存乎然所謂涵養功夫亦非是閉眉合眼如

上稱人然後謂之涵養也只要應事接物處之不失此心各得其理而已聞有用度不足之憂何故如此豈非意氣太豪日用間羞言樽節計量之事而又多狥人情應副求假不免有虛內事外之弊耶此雖與吝嗇鄙細者相去懸隔然其爲失中則均恐亦當自省而改之也

傅丞便來雖不得書傅亦具言近況知人情頗相信足以爲喜但更須自家勉力使義理精通踐履牢實足以應學者之求而服其心則成己成物兩無虧欠如其不然只靠些規矩賞罰以束縛之則亦豈足以

弊其外而已究竟亦何益乎科舉文字固不可廢然
近年雕弄得鬼怪百出都無誠實正當意思一味穿
穴旁支曲徑以爲新奇最是求嘉浮僞纖巧不美尤
甚而後生輩多宗師之此是今日莫大之弊向來知
舉業蓋知惡之而不能識其病之所在顧反抉摘一
字一句以爲瑕疵使人嗤笑今欲革之莫若取三十
年前渾厚純正明白俊偉之文誦以爲法此亦正人
心作士氣之一事也

講說次第且如此亦得但終是平日不曾做得工夫
今旋捏合恐未必能有益也又有本不欲爲而卒爲

之本欲爲而終不能爲者此皆規矩不定持守不固之驗凡事從今更宜審細見得是當便立定脚跟斷不移易如是方立得事若只如此輕易浮泛終何所成不但教導一事也

承以家務叢委妨於學問爲憂此固無可柰何者然亦只此便是用功實地但無事看得道理不令容易放過更於其間見得平日病痛痛加翦除則爲學之道何以加此若起一脫去之心生一排遣之念則理事却成兩截讀書亦無用處矣但得少間隙時不可閒坐說話過了時日須偷些小工夫看些小文字窮

究聖賢所說底道理乃可以培植本原庶幾枝葉自然長旺耳

真德秀曰北山年幾八十盡見更化後事出入中外垂二十稔卒不肯少變所守高臥不出以眉壽終

考亭淵源録卷之十四